

一篇小稿子 “红”我一辈子

□王洪武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在当时的盐城县大纵湖公社做报道员。因写了一篇《三与三千》的小品文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,从而引发了一段让我和很多人终生难忘的佳话。

那时,露天电影可算是乡村百姓最期盼、最受欢迎的文化享受之一。傍晚,放映队的那块屏幕小白布一挂,四乡八里的小孩老人、姑娘小伙、大哥大嫂,便搬凳子、扛椅子,赶来占位子,等着看片子。那天晚上八点多钟了,广场上人山人海,可电影还没放映。“时间早过了,快点放吧!”人们不禁哄哄起来。放映员赶快对着话筒打招呼:“大伙不要急,还有几位首长正在晚宴,他们一到,就放映!”“哪里来的首长,好大的架子,咱几千人不顶他几个人?”“哎,不要说啦,要不是人家首长来,咱们今晚还看不到新片子哩!”突然,一个观众从食堂飞奔过来报告好消息:“菜已上了第八道,宴会马上就要结束。”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,只见几个胖子挺着肚子剔着牙,一步三摇地进场了。

我是气愤,也是觉得好玩。电影结束后,当晚就以“三与三千”为题,写了篇小品文。想不到,发出去没几天,《新华日报》便在副刊显著位置上登出来了(1979年3月30日)。

这本是一篇“豆腐块”,也称不上短文,连标点符号加起来只有248个字,而且是以“文学”形式出现的,没名没姓。哪知报纸一出,反响了得!

乡里个别领导看了不快活,是显而易见的。由于我又写了篇《九大十吗》的杂文,以群众“三三进九,不如二五一十”的俗语,批判了上面压长双季稻的长官意志。“县太爷”火了。他既打电话给乡里书记,又在县“三千会”上公开点名,说大纵湖那个王某某,瞎写哎!那天看电影,场上观众明明不止三千人,有四五千人,我们后去的也明明不止三个人,而是五个人,可他硬说成“三与三千”,这不真实嘛!双季稻产量怎比不过单季稻呢?好汉打不过双拳嘛……礼堂里坐满了县乡村的干部,他越批,我的“知名度”也就越高。

有人替我担心,怕我要受处理。也许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说实话,我知情后倒不觉得什么。因为,“虎”说的不在“谱”上,只管一笑了之。更重要的是,我坚信,我稿子是登在《新华日报》上的。《新华日报》是省委机关报,是党报呀,腰杆挺硬!还有,我写的全是替老百姓说的大实话、真话、好话,没有一点私心,人民群众可支持呢,怕什么?!再说,乡里领导、身边同事似乎也没有给我加压力,相反暗暗向我投以赞许的目光。陪几个老书记下乡采访时,他们都宽慰我,说那些做法确实不对。敢于批评监督,帮助领导改进作风,这是好事。我所到之处,村组干部和群众则公开把我当成“英雄”拥戴,夸我写得好,反映了他们的心声,争着向我提供新的写作素材。特别要提及的,这期间,《新华日报》驻盐记者站张成林站长还几次登门拜访我,为我消遣打气。

不久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举国上下全面拨乱反正,到处气象一新。很快,“三与三千”的现象彻底不见了,农民自主种植,上面也不再压长双季稻了。我因坚持写作,成绩突出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由乡里的“临时工”正式转任乡党委秘书,名正言顺地抓起了笔杆子,几乎年年被评为党报优秀通讯员,后来还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县里那位原来批我的老书记,见到我也客气了不得,还多次向人推荐我,请我为老干部写稿。

有趣的是,事隔三四十,我已退休16年,不仅本乡镇,就连全县乃至全市不少各级老干部以及上了年纪的群众,听说或看到“王洪武”这个名字,往往还敬仰地说:“就是那个写《三与三千》的人啦!”呵呵,“你已远离江湖,江湖还有你的传说”,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!

一篇小稿子,“红”了我一辈子。我深深体会到,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,能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实事、好事,终究是幸事。感谢《新华日报》,感谢关心我、至今还记着我的所有领导和朋友。我当不遗余力,当好人民代言人,为党的宣传舆论事业奉献终身。

冬日情韵

□商兆勤

天空依然如同前些日子,云幽幽,雾腾腾,没有狂妄肆虐的冷风,不见萧瑟独舞的红叶,身处妖娆升腾的云雾里,没有一丝刺骨的寒意。

冬季应有冬的风采,或雪花飘飘,或寒风凛冽,这不阴不雪更不寒的节奏像似缠绵的情丝,敲打着心中的思绪,穿破寂静,揉开记忆。

儿时的冬天和现在不同。那时的冬天眉清目秀,该冷就冷。寒风就像挥舞着没有修剪的长指甲,一下一下往你身上搓,朝你脸上刮,使劲地揉耳朵,把我们的小脸蛋捏得红彤彤、冷冰冰的,把我们的手脚都划出冻裂的伤口。此时的大人们,或是赶制一些农活器具,修缮一下泥墙茅屋,或是缝补一家老小的御寒衣被,张罗冬季的柴米油盐。

童年的冬天,那真叫一个冷。那时候物质匮乏,缺吃少穿,小伙伴们和我一样,穿着极不合身的棉袄、棉裤和很不合脚的棉鞋,睡着铺满稻草不能再简陋的竹床。因为太冷的缘故,我们晚上不想睡,早上懒得起。到了上学的时间,还是不得不起身。学校离家很远,又在庄子的北边,每个早上都要经过一大段空旷的田野,经受一番酷寒的侵袭。为了躲避刺骨的寒风,我和小伙伴们猫着腰进入田埂边的灌溉渠,艰难地往前走。由于棉衣极不合体,冷飕飕的北风不断抽打着瘦小的身躯,浑身都像浇了凉水,脸上犹如刀割,手足好像被撕裂一般绞痛。更要命的是,一开始我们常常还能感觉到痛楚,但身体渐渐地就麻木了,恍恍惚惚地坐进教室,要过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气来。

不过,冬天最开心的时刻,就是晚上可以早早地放学,我们到家时天还亮着。丢下书包,我们就开始热闹起来,砸铜板、丢沙包、跳皮筋、抽陀螺、推铁圈……各种玩意一应俱全。整个庄子就是我们尽情玩耍的游乐园,我们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游乐园中的主人。一到晚上,不管月色明暗,也不管风寒雪冷,只要一听见伙伴们的呼唤,饭碗一推,就蹑手蹑脚地溜出门,大声喊着小伙伴们的乳名,瞬间三五成群,四六结队,捉迷藏、逮麻雀、玩打仗……不知不觉就会跑到离庄子很远的地方,常常是乐而忘返。而此时,衣衫的单薄、寒风的刺骨,早已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。直到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呼唤各家孩子的小名时,我们才意识到该回家了,可每个人都是依依不舍地转身,然后无可奈何地钻进冰凉的被窝里睡觉。没等被窝捂热,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……

记忆中的冬日,总有一丝情韵让人回味,一缕阳光给我温暖,一股力量催人奋进。



圣诞节咋过

□吴增苗

刚迈进12月,大街上、商场里的圣诞气氛逐渐浓厚起来。红衣红帽白胡子的圣诞老人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,缀满礼物的圣诞树引得小朋友们欣喜不已,久久不愿离去。

同事、朋友、闺蜜,无论哪个圈的,总会有人问上一句,圣诞节咋过?

回答雀跃、五花八门。有人说,我要跟男朋友去看电影、吃大餐、看烟花;有人说,买棵圣诞树,准备好礼物,跟娃在家里过一个温情的圣诞节;有人说,商场打折,血拼去;有人说,跟朋友出去嗨。这时,总有一个讨厌的家伙跳出来,鄙弃地说,瞧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,一个外国的节日,过得比春节还上心。商场打折,那还不是打着圣诞的噱头赚你们的钱,你们精得过商家吗?还不如宅在家里看电视。此人就是江湖上出名的“聊天终结者”,大家翻个白眼,散了。

圣诞过后,各圈子的又都凑在一块,首尾呼应似的,总有人会问一句,圣诞过得怎样呀?

约会的说,自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浪漫之夜;在家过圣诞的说,孩子有多么兴奋与喜欢,满满的天伦之乐;血拼的说,给一家老小都置办了过冬的衣裳,再降温也不怕了;跟朋友出去嗨的,兴致勃勃地描述朋友的醉态与趣事;唯唯不诺,当然就是那个看电视的。

生活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批判者,仿佛只有

他火眼金睛,洞穿一切。听一个讲座,他会说,办这种讲座的老师是来捞钱的,肯定没啥含金量;看一场火爆的电影,他会说,这票房是假的,营销手段造势;买一件当季的时尚衣服,他会说,现在买就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宰……哈哈,这样的“现实批判主义者”是不是很熟悉?

可是,如果事事都较真,率先看到不足之处,那生活就是一张巨大的无趣的脸。很多事,当下做才有当下的乐趣,过了即感觉不在;有些事,如果事先就下了定义,就浇灭了我们对未知的期盼与好奇;有些事,随大流一点,与众乐乐,哪怕是聊八卦,自己也能侃上一两句,岂不挺好?

普罗大众有普罗大众世俗的快乐,生活即使早一眼看穿,也不放弃对生活乐趣的追寻,批判却不一味否定,眼明心亮却仍然能拥抱世俗的快乐,这才是凡人处世的智慧!

过圣诞节,只是一个由头。人们利用这个节日,去完成内心一直渴望的某种仪式,去实现一个美好的心愿,那些五花八门的都是些表面,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愉悦了,圆满了,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。

对待圣诞节的态度,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所以,过圣诞,就该选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,去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乐趣。过生活,也应该选一种自己心仪的方式,快意人生!



乌镇之美

□陈宝林

最早知晓“乌镇”这个名字,缘于刘若英和黄磊主演的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。片中的乌镇,粉墙黛瓦,石道小巷,还有桨声灯影里的枕水人家,让我久久难以忘怀。

今年11月24日,我们10名高中同学一起报名参加本市一家老年养生会所组织的乌镇、常熟3日游,我终于踏上了圆梦的旅程。

乌镇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端,与周庄、同里、甬直、西塘、南浔并称为江南六大古镇,也曾叫乌墩和青墩,拥有六千多年的历史。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,乌镇完整地保存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。以河成街,街桥相连,依河筑屋,水镇一体,水阁、桥梁、石板巷等建筑独具江南韵味。

“小雪”刚过,乌镇的早晨略带寒气。我们走在光滑油亮、透着丝缕沧桑的石板路上,眼前错落有致的房屋,层叠翘飞的檐角和小桥流水,亦真亦幻,恍如梦境,让我们兴奋不已。

一座座记载着岁月沧桑的木屋,氤氲着浓郁的古老气息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千百年来曲折经历。置身这些老宅之中,我不由心生幻觉,感觉自己已站在历史与现实交错时空里。

百床馆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、展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。里面陈设了数十张明清与近代的江南各式木床,既让你看到贵胄的奢华,也能领略到平民的俭朴。

随后,我们又来到茅盾故居、民族民俗馆、蓝印花布坊、钱币馆……每一景,都让人体悟到乌镇历史文化博大精深。

乌镇称得上是“百步一桥”。那些小桥精致洒脱,巧夺天工。乌镇现存30多座桥,西栅有通济桥、仁济桥;中市及东栅有应家桥、太平桥、仁寿桥、永安桥、逢源双桥;南栅有福兴桥和浮澜桥;北栅有梯云桥和利济桥。导游介绍说,踏步逢缘双桥,有“男左女右”的习俗,寓意人走此桥,即可“左右逢缘”。

伫立古桥,将一缕清风湿于怀中,摘一朵白云挂上绿色的枝梢,然后慢慢地放空自己,你就会真正领悟那句“浮生多俗累,山水有清音”。放眼望去,小河两边,房屋依水而建,白墙乌瓦,错落有致,河水平如镜,倒影似仙境,如水墨画一般溢出古韵与灵性。乌篷船上的船娘悠闲地摇着橹,甜甜地唱起吴越谣歌,又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值得珍藏的风景。

东栅看景在白天,西栅看景在夜晚。乌镇的“夜”恬静安详,流光溢彩,浓香醉人。夜幕降临时,河面上的小船挂起了小灯笼,犹如无数只萤火虫在晚风中轻轻翻飞。不一会儿,小街上、桥洞里、屋顶上、湖水中……各式各样的夜景灯渐次亮起,有黄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绿的……交相辉映,美轮美奂,把江南古镇打扮得如天街仙境。

西栅的夜晚热闹而不喜张扬,这里秩序井然,让人感受到江南冬夜的恬静和舒适。如果你有雅兴,在乌镇住一晚民宿,品味枕水而眠的乐趣,定会有“淳朴、热情、大方、风情万种”等字词涌向心头。每一栋民宿,都由一个小家庭打理。早上,你坐在八仙桌旁,看掌柜满脸含笑,进进出出地忙碌着,然后像招待亲戚朋友那样热情地端上家常菜,定有一种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的感触,然后就会诗兴大发,迫不及待地写上几句:乌镇,是一部文化厚重、内涵丰富、文笔细腻的史书,是一首灵感涌动、柔情似水、清新隽永的情诗,是一幅浓淡相宜、雅俗共赏、意境深远的水墨风景画,是一坛香飘四溢、醉人心田、回味无穷的陈年老酒……

短暂的游玩结束了,可乌镇留给我的印象越发清晰。就说乌镇的美吧,它美就美在乌镇人的高贵品质,他们以激情、真情、浓情为墨,以坚韧、持续、责任为砚,出色地描绘出一种独特的江南古镇的水墨之美、静谧之美、古韵之美,并将现代揉进古老,让梦幻般的、明珠式的乌镇流传于世,流芳人间。

乌镇,我不但赞美你,我还要经常去看你!

着壁炉过圣诞

□张辉祥

中国人过年,有除夕围炉的习俗。诗云:“守岁围炉竟度眠”。由此可见,围炉是中国人冬日里最温情的团聚方式。西方过圣诞也围炉,只是他们围的不是红泥小火炉,不是美味火锅,而是靠墙砌的壁炉,一种室内生火取暖的设备。

圣诞节时,一家人围在温暖的壁炉旁,孩子们从彩灯璀璨的圣诞树上取下礼盒,再打开,然后就有满脸的幸福与惊喜。于是,孩子们对能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格外钟爱,大人们则为他们美丽的谎言而开心地笑着。这是西方经典的圣诞画面。这个节日的亮点是什么?不是精美的礼物,不是和蔼的圣诞老人,在我看来是壁炉,是壁炉里那条漆黑的供圣诞老人进出的烟囱。为什么圣诞老人身上从未沾上一点黑色的烟灰?这你可别问,因为童话是纯真的。

不久前,我读过一篇介绍壁炉方面的文章,写得很温情。故事是说圣诞前,为了冲淡忧伤的情绪,一个带着女儿的离婚女人,买了很多材料装饰她的门窗。可是,到了第二天,她看到对面那家的装饰与她完全一样,而且还超过了她。又一个平安夜的前一天,她终于忍无可忍,决定比拼到底。她爬上房顶装饰屋檐,没想到却下不来了。于是,她的女儿叫来了警察。一个威武的警察把她从房顶上抱下来,问她为什么会跑到房顶上?她回答说,邻居的装饰总是模仿她,所以她一定要赢得这场比赛。那个警察笑了笑离开了。平安夜,有人敲她的家门。她打开门,发现门外站着那个警



察,还带来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和美味的蛋糕。警察告诉她,他就是她对面的邻居,一个人初到这个城市,孤单地生活着。当他看到她家如此绚丽的装饰时,也决定要好好过一个圣诞节。于是,每晚下班回家后,便到她家门前,看她是如何装饰布置的。说到这里,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。此后,他们一起围在壁炉前取暖,享受着这温暖的炉火……

我很喜欢这篇文章,圣诞节是如此令人开心,还有那么多温暖的故事。而壁炉,更是让这个节日充满浓浓的情意。

圣诞节的壁炉里总是发出令人兴奋的噼啪之声,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燃烧后的芳香。橘红橙黄的火焰跳着永不重复的舞蹈,火舌的尖端镶着蓝白相间的花边,煞是好看。壁炉旁摆放着一棵圣诞树,上面挂满了小饰品:圣诞老人、圣诞袜、大雪片、彩球、礼盒、彩带,五彩斑斓。窗外的路灯、街道、树枝上,覆盖着厚厚的白雪。这就是我喜欢的圣诞氛围。

建筑大师莱特曾说过:“壁炉是一种象征,它意味着你有父亲和一群家人,它开敞、温暖,可以避难。”是的,壁炉旁的圣诞,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充满亲情的画面:家人、朋友围炉相聚,品着美食,话着家常,讲着故事……看着那忽亮忽暗、美轮美奂的火苗在眼前跳动,温暖便扑面而来,亲情也随之升华。

冬至时节

□胡巨勇

不露声色
大雪一路南下
占据季节的主战场
麻雀的流言与心事有关
寒风陈述的往事
慰藉不了孤树上鸟巢的落寞
节气的卑微
如昼短夜长的梦呓
穿越着南北回归线上相约的情缘

梅香诗意着村庄的温馨
个性的水长出角
倒挂屋檐
划割鸦背上冷酷的黄昏
江河冰封的脸庞
一半是平铺的沧桑
一半是无语的沉重

静守伤怀的乡情
母亲用喂养的炊烟
召唤漂泊游子归乡的梦
孩童们吟唱着将要失传的九九歌谣
在消寒的蜡梅图上开始数九
火炉里跳动的安宁将寒意驱逐
与锅里水饺一同翻滚的
是皱纹里唤醒的笑意
正升腾着对来年蠢蠢欲动的希望

